

# 夜光杯

## 窗前砌下倚冬梅

徐音

冬至那天去看望了父亲，回到母亲家时已近黄昏。穿过花园，一阵暗香扑鼻而来，抬头望去，爸爸种下的腊梅花又开了。爸爸的梅，总是悄悄地踏着季节的节拍，年复一年地来陪伴我们。父亲在世的时候，每年大年三十年夜饭，总是会捧出事先剪好的两大把腊梅花让我和小弟带回家。今年，那腊梅黄绿相间的叶子还没来得及落下，花儿已经迫不及待地开放了。我伫立在腊梅树下，思绪与暗香交织着、涌动。

四十年前父亲种下的这棵素心腊梅，这些年几经磨难，一部分枝条已经枯萎，但主干还是坚毅地挺立着，看着有一种沧桑感。身旁，路过的行人停下，一脸认真地对我说：“这可是我们附近最好的腊梅树，一定要保护好。”我点点头。但怎样保护？松土施肥都不算什么，而人为的损坏却有点防不胜防。我只能在心里默默祈求她能挺住。欣慰的是，我用这棵树的种子培育出的三棵小腊梅苗正在渐渐长大。

进屋前，我揣摩着年迈的母亲也许还没注意到刚开的腊梅，也许她注意到了但对她说来采摘不易。于是，我踮起脚尖，有选择地折下几枝腊梅，打算放在爸爸的像前。可是当我一进屋便看到了母亲在爸爸的像前已插好的腊梅，我感到非常温馨，却也略有一丝伤感。每年第一枝腊梅都是母亲插上的，似乎她每天都在等着开花。母亲总是生活得这样精细、深情且执着。我肯定，她去剪腊梅花时一定看到了老腊梅树的一部分枯萎了，但是她不和我提及。倒是我忐忑不安地向她提起时，她却安慰我，说：“随她去吧。”可是当我告诉她三棵小腊梅苗的事时，她的眼里突然闪烁着欣慰的、充满希望的光芒。母亲，我想，我大概是最能理解您的人了。

“窗前砌下倚冬梅，寒俏枝头探漏窥。玉朵绽凝簌簌雪，暗香淡逝雨霏霏。”这是我写给这棵腊梅树的。因为每每站在这棵腊梅树下，我总能感受到父亲的气息；每每看到枝头探视窗内，我如同看到父亲带着慈祥的目光望着我们。一直珍藏着父亲八年前在大年三十为我剪下的最后一枝腊梅，虽然枝杆已枯萎，花已凋谢。

一个在中国推行国际通行的乐团演出季制；第一个率领上海交响乐团进入柏林爱乐大厅演出；第一个指挥中央民族乐团在维也纳“金色大厅”演出中国新春音乐会；第一个同时担任京沪两大院团的第一把手（陈燮阳于2000年被文化部任命为中央歌剧院院长兼首席指挥），等等。

数字难免枯燥，艺术之树常青。陈燮阳指挥了，大量的外国经典交响乐作品，但他始终将推广和提携中国现当代民族交响乐视为己任，不遗余力。这套唱片集的“中国作品”系列中，就收录了陈燮阳指挥的《梁祝》协奏曲、丁善德《长征交响曲》《苏三组曲》《北京喜讯到边寨》《良宵》等听众喜闻乐见的中国乐曲，以及朱践耳的《第二交响曲》《英雄的诗篇》、王西麟《太行山印象》、郭文景

的《愁空山》等现代派佳作。在“外国作品”系列中，陈燮阳拿手的斯塔那交响诗套曲《我的祖国》、拉赫玛尼诺夫《第二交响曲》赫然在目，柴可夫斯基的《曼弗雷德交响曲》、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九交响曲》《牛虻组曲》则是国内指挥家录制的唱片“孤本”，收藏与欣赏价值兼具。可惜，陈燮阳非常成功的一些演出录音，如歌剧《茶花女》《卡门》音乐会版，以及马勒《第八交响曲》，由于种种原因，未能收入。

“谁家水调唱歌头，声绕碧山飞去，晚云留。”已过耄耋的陈燮阳依然活跃在舞台上，其身手矫健，思维敏捷。更重要的是，岁月洗礼，铅华洗尽，他如今指挥出来的音乐更加醇厚流畅，给人留下更加温暖悠远的回味空间。

历史上，唐朝关隘的设置多遵循“临水挟山，当川限谷，危墙深堑，克扬营垒之势”的原则。西域地形复杂，唐朝在安西都护府的四面皆因地势而设关隘，承担着“禁未游，伺奸慝”的职责。柘厥关东通安西都护府，北接伊犁草原，西连中亚，南抵疏勒，不仅护卫了安西都护府的安全，并且为保证丝绸之路畅通发挥了重要作用。

**十日谈** 揭开唐朝墩古城遗址的神秘面纱，一探千年前这座丝路重镇东西交流的繁盛景象。 西域考古笔记 责编：徐婉青

黄晓同门下学习指挥，是他一生的幸运。因为，从师承来看，他受到了传统深厚、技法先进的俄罗斯指挥学派的熏陶与培育。1973年，奥曼迪率费城管弦乐团访华，成为尼克松中美破冰之旅后首个来华演出的美国五大交响乐团之一。访沪期间，陈燮阳为奥曼迪和费城乐团指挥芭蕾舞剧《白毛女》进行招待演出，奥曼迪十分欣赏，特意邀请陈燮阳在第二天费城乐团演出半场休息时去他的休息室，爱才之意，不言而喻。 “四人帮”倒台后，神州百废待兴，陈燮阳于1980年前往美国进修一年，回国后被上海交响乐团、中央乐团竞相延揽，时任中央乐团团长的李凌甚至直接上书邓小平，在得到文化部的“尚方宝剑”后，终于将他调到北京，被任命为中央乐团常任指挥；若不是上海有关部门坚不松口，并在1984年底将上海交响乐团团长、首席指挥的委托书交到他手中，陈燮阳很可能就会接李德伦先生的班，在中国的北方发展他的音乐事业了。

可见，陈燮阳能在45岁的黄金年龄接替黄贻钧先生，执掌上海交响乐团帅印，并且领导上交23年，是才华、勤奋与时代、机遇共同造就的结果，缺一不可。在任期内，他开创了我国当代音乐史上的多项第一：第一个指挥并录制贝多芬九部交响曲；第

一个在中国推行国际通行的乐团演出季制；第一个率领上海交响乐团进入柏林爱乐大厅演出；第一个指挥中央民族乐团在维也纳“金色大厅”演出中国新春音乐会；第一个同时担任京沪两大院团的第一把手（陈燮阳于2000年被文化部任命为中央歌剧院院长兼首席指挥），等等。

数字难免枯燥，艺术之树常青。陈燮阳指挥了，大量的外国经典交响乐作品，但他始终将推广和提携中国现当代民族交响乐视为己任，不遗余力。这套唱片集的“中国作品”系列中，就收录了陈燮阳指挥的《梁祝》协奏曲、丁善德《长征交响曲》《苏三组曲》《北京喜讯到边寨》《良宵》等听众喜闻乐见的中国乐曲，以及朱践耳的《第二交响曲》《英雄的诗篇》、王西麟《太行山印象》、郭文景

的《愁空山》等现代派佳作。在“外国作品”系列中，陈燮阳拿手的斯塔那交响诗套曲《我的祖国》、拉赫玛尼诺夫《第二交响曲》赫然在目，柴可夫斯基的《曼弗雷德交响曲》、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九交响曲》《牛虻组曲》则是国内指挥家录制的唱片“孤本”，收藏与欣赏价值兼具。可惜，陈燮阳非常成功的一些演出录音，如歌剧《茶花女》《卡门》音乐会版，以及马勒《第八交响曲》，由于种种原因，未能收入。

“谁家水调唱歌头，声绕碧山飞去，晚云留。”已过耄耋的陈燮阳依然活跃在舞台上，其身手矫健，思维敏捷。更重要的是，岁月洗礼，铅华洗尽，他如今指挥出来的音乐更加醇厚流畅，给人留下更加温暖悠远的回味空间。

历史上，唐朝关隘的设置多遵循“临水挟山，当川限谷，危墙深堑，克扬营垒之势”的原则。西域地形复杂，唐朝在安西都护府的四面皆因地势而设关隘，承担着“禁未游，伺奸慝”的职责。柘厥关东通安西都护府，北接伊犁草原，西连中亚，南抵疏勒，不仅护卫了安西都护府的安全，并且为保证丝绸之路畅通发挥了重要作用。

历史上，唐朝关隘的设置多遵循“临水挟山，当川限谷，危墙深堑，克扬营垒之势”的原则。西域地形复杂，唐朝在安西都护府的四面皆因地势而设关隘，承担着“禁未游，伺奸慝”的职责。柘厥关东通安西都护府，北接伊犁草原，西连中亚，南抵疏勒，不仅护卫了安西都护府的安全，并且为保证丝绸之路畅通发挥了重要作用。

**十日谈** 揭开唐朝墩古城遗址的神秘面纱，一探千年前这座丝路重镇东西交流的繁盛景象。 西域考古笔记 责编：徐婉青

中国唱片(上海)有限公司出版了《陈燮阳指挥作品精选》，分为“外国作品”和“中国作品”两个精装的函套，共八张唱片，分量十足。这些唱片，集中了陈燮阳逾半个世纪指挥生涯的精华，可以说，为中国的百年交响乐事业留下了珍贵的音响文献。陈燮阳对此这样解读：“这是选用了我指挥上海交响乐团(还有少量中央乐团及国内其他乐团)，在不同时期、不同地方音乐厅里的演出实况和录音棚录音。其中演出实况录音虽然缺少了专门录制唱片的音响条件，但从现场气氛和演奏激情来看，我还是满意的，谨供爱乐者们鉴赏。”

在聆赏这些感情饱满、气韵生动的唱片过程中，我想到一个问题：上海交响乐团历史悠久，建团时间比柏林爱乐乐团还要早，曾有“远东第一乐团”的美誉，是什么因素促使历史在1984年将上交的接力棒从黄贻钧先生交到了陈燮阳手上，而非他人？回顾陈燮阳的音乐生涯，答案自会揭晓。就读上音时，陈燮阳师从中国音乐教育界的一代宗师黄晓同教授学习指挥。黄晓同毕业于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指挥系，导师乃曾任圣彼得堡爱乐乐团音乐总监并培养了世界级指挥大师穆拉文斯基、安诺索夫的高克教授。因此，陈燮阳多次表示，他能拜到

黄晓同门下学习指挥，是他一生的幸运。因为，从师承来看，他受到了传统深厚、技法先进的俄罗斯指挥学派的熏陶与培育。1973年，奥曼迪率费城管弦乐团访华，成为尼克松中美破冰之旅后首个来华演出的美国五大交响乐团之一。访沪期间，陈燮阳为奥曼迪和费城乐团指挥芭蕾舞剧《白毛女》进行招待演出，奥曼迪十分欣赏，特意邀请陈燮阳在第二天费城乐团演出半场休息时去他的休息室，爱才之意，不言而喻。 “四人帮”倒台后，神州百废待兴，陈燮阳于1980年前往美国进修一年，回国后被上海交响乐团、中央乐团竞相延揽，时任中央乐团团长的李凌甚至直接上书邓小平，在得到文化部的“尚方宝剑”后，终于将他调到北京，被任命为中央乐团常任指挥；若不是上海有关部门坚不松口，并在1984年底将上海交响乐团团长、首席指挥的委托书交到他手中，陈燮阳很可能就会接李德伦先生的班，在中国的北方发展他的音乐事业了。

可见，陈燮阳能在45岁的黄金年龄接替黄贻钧先生，执掌上海交响乐团帅印，并且领导上交23年，是才华、勤奋与时代、机遇共同造就的结果，缺一不可。在任期内，他开创了我国当代音乐史上的多项第一：第一个指挥并录制贝多芬九部交响曲；第

一个在中国推行国际通行的乐团演出季制；第一个率领上海交响乐团进入柏林爱乐大厅演出；第一个指挥中央民族乐团在维也纳“金色大厅”演出中国新春音乐会；第一个同时担任京沪两大院团的第一把手（陈燮阳于2000年被文化部任命为中央歌剧院院长兼首席指挥），等等。

数字难免枯燥，艺术之树常青。陈燮阳指挥了，大量的外国经典交响乐作品，但他始终将推广和提携中国现当代民族交响乐视为己任，不遗余力。这套唱片集的“中国作品”系列中，就收录了陈燮阳指挥的《梁祝》协奏曲、丁善德《长征交响曲》《苏三组曲》《北京喜讯到边寨》《良宵》等听众喜闻乐见的中国乐曲，以及朱践耳的《第二交响曲》《英雄的诗篇》、王西麟《太行山印象》、郭文景

的《愁空山》等现代派佳作。在“外国作品”系列中，陈燮阳拿手的斯塔那交响诗套曲《我的祖国》、拉赫玛尼诺夫《第二交响曲》赫然在目，柴可夫斯基的《曼弗雷德交响曲》、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九交响曲》《牛虻组曲》则是国内指挥家录制的唱片“孤本”，收藏与欣赏价值兼具。可惜，陈燮阳非常成功的一些演出录音，如歌剧《茶花女》《卡门》音乐会版，以及马勒《第八交响曲》，由于种种原因，未能收入。

“谁家水调唱歌头，声绕碧山飞去，晚云留。”已过耄耋的陈燮阳依然活跃在舞台上，其身手矫健，思维敏捷。更重要的是，岁月洗礼，铅华洗尽，他如今指挥出来的音乐更加醇厚流畅，给人留下更加温暖悠远的回味空间。

**十日谈** 揭开唐朝墩古城遗址的神秘面纱，一探千年前这座丝路重镇东西交流的繁盛景象。 西域考古笔记 责编：徐婉青

群推赛八珍。才得干钱易一尾，满盘狼藉是何人？”

鲥鱼成名早，大约在宋，到明朝为鲥贡。1683年(清康熙二十二年)，山东按察司参议张能麟上《代请停供鲥鱼疏》，其中说道：因鱼“出网则息，一死”鱼味变极恶；运输难度比荔枝高。从长江到京城2500多里，“备马三千余，夫数千人。”一路挖冰窟，劳民伤财。“若天厨珍膳，滋味万品，何取一鱼？”后康熙下令，“永免进贡。”

吃鲥鱼在每年春季。鲥鱼多聚于吴淞口与黄海相接处，到4月江潮盛时，便是上海的捕获旺季。清人柴裔说“时(鲥)鱼”得名是：“余月不复有也，故名。”《《食鉴本草》》吃鲥鱼的日子不长，无论捕捞还是吃都要乘时而为。听一“老克勒”讲，“鲥鱼鱼肉细腻肥腴，虽鱼刺较多，却不掩其瑜，连鱼鳞也可以食用，用猪油网包裹清蒸，鲜美已极。”

鲥鱼刺多且细如毛，吃起来远不如鲥鱼快活。对它关注则是鱼鳞多于鱼肉，鳞中脂肪凝藏。早在袁枚写“鱼皆去鳞，惟鲥鱼不去”前，宋《吴氏中馈录》就有“鲥鱼去肠不去鳞”。说腹部之鳞最厚，三角硬鳞如甲。现鲥鱼上桌后，用调羹取下成片鱼鳞，但问津者寡，终成噱头。

1984年去桐庐，尝古人称“四大美鱼”之一的富春江鲥鱼。县旅游局同志说，最好的鲥鱼鱼眼发红，因逆流而行所致，当地称为“抢水”。这样的鱼体质量好，味道自然更胜一筹。一说是以鱼唇有胭脂红为好，想来也是激流勇进而成。关注点不一样，效果也会大相径庭。

江鱼中的鲈鱼，分凤鲈和刀鲈。凤鲈就是烤子鱼，也叫凤尾鱼。捕捞盛期在5月中旬到6月底，多产于崇明与宝山间。鱼长三寸，满腹鱼籽鼓鼓胀胀，开油锅炸，香酥鲜美。听一前辈说：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每届产期，上海家家户用以佐食，因其售价低廉，大菜馆多不供应，是相当平民化的食物。”

而刀鲈形如刀，身阔而长，肉白微红。清人倪绳中的《南汇县竹枝词》有做法两种：“春三刀鲈炖鲜汤，不用煎熬异品尝。一种作饼宜捣烂，拌和菜韭味鲜香。”炖汤要放猪油，鱼肉饼要搭咸菜或春韭。刀鲈在长江口上海段的渔汛仅三四十天，比鲥鱼还短。

2020年元旦起，长江开始“十年禁渔计划”，给江鱼二三代的休养生息时间。以后上海人吃江鱼，会比河鱼多起来的。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 上海人的江鱼

袁念琪

同样是吃淡水鱼，上海人吃江中的鱼，却要比吃河里的鱼少。上海人吃的长江鱼，可谓是刀鱼、鲥鱼、鲈鱼、鲢鱼“四大名旦”。其中，要算刀鱼名气最响。上海饭店做刀鱼的，有扬州饭店的扬帮清蒸刀鱼，仁和馆属苏锡菜的萝卜烧刀鱼；还有以刀鱼汁面出来的老半斋酒楼，它与扬州饭店为同一帮派。

第一次在店里吃刀鱼，就在扬州饭店，那时店在南京西路72号。到他家厨房，要过条小夹弄。端上来的刀鱼，清蒸两条，修长清瘦，银光闪闪。这鱼算是跑对了人家，扬帮擅长炖焖，清淡却又味醇。有一年，朋友送来十多条刀鱼。虽是冰冻的，但鱼身血丝缕缕；看来冻得及时，锁住了一份鲜。

刀鱼稀罕，鲥鱼当初也以稀为贵。三十多年前，第一次吃鲥鱼在吴淞镇的吴淞饭店；店开上世纪40年代，原名合兴馆。他家的红烧鲥鱼是本帮做法，浓油赤酱，入口滑润鲜美。鲥鱼没啥骨刺，如吃上海人叫“油肉”的肥猪肉，但无猪肉油腻，也吃不出肌肉肌理纤维，十分过瘾。当地朋友说，这鱼是宋庆龄的最爱。

那时，市区饭店吃不到鲥鱼，就连鲥鱼狮子头和酸辣鲥鱼柳也只在纸上一见。菜场和自由市场也买不到，甚至专门做特供的上海市友谊食品公司都感为难。听公司叶总说：有一次，为买鲥鱼跑到太仓。公司对应邀来访的外国领导人、代表团和其他重要外宾所需的水产品是要保证供应，再据不同对象依次为“尽可能保证供应”、“重点照顾供应”和“适当照顾”。

到上世纪90年代，随着养殖技术发展，鲥鱼登陆菜场，买来自己烧。没想到，鲥鱼肉好吃骨头硬，特别是头与身体连接处，斩起来要用点力气。家里做鲥鱼，一直红烧；之后吃到绿波廊的干烧鲥鱼，汁水收干，别有一番味道。

没人说刀鱼、鲥鱼不鲜，但要说鲜得眉毛落下来，这名头似乎落到鲥鱼额角头上。现在看到的最早文字点赞是在1874年(清同治十三年)，黄霆所作的《松江竹枝词》：“鲥鱼颜色烂如银，海味

宋神宗执政时期，一时大有“安石不起，奈何苍生”之企盼。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王安石格局之阔大，气势之磅礴，立论之精辟，笔力之雄健，历代早有定评。

《答司马谏议书》是王安石对司马光长达三千余字之《与王介甫书》的答辩。全文仅三百五十九字，针对司马光指摘的主要内容加以批驳。不枝不蔓，理足气盛，笔力锋利，文未更指出司马光不应以“一切不事事”为善，尤显其为人之傲岸，改革之决心，语势之劲健。

游襄禅山，虽为游记，实质以此为喻，阐明无论治学，抑创建伟业，必须具备百折不挠之精神。临川先生文如其人，这篇游记充分体现了他作为政治家的风范和文学家之风采。

我尤其叹服《读孟尝君传》。此文更展示了作者的思辨能力。寥寥九十字，观点鲜明，思想深邃，气势恢宏，说理精辟，文笔简明。清沈德潜誉之为“千秋绝调”，绝非溢美之词。九十字竟有四层转折跌宕，方寸之间有万里波涛之势。古今中外，文章万千，如此超凡才气之奇文，实罕见也！

在临川先生看来，“士”必具经邦济世之雄才大略。而孟尝君门下之“士”，“特鸡鸣狗盗之雄”。“特”意为“仅”，只是一个副词，却有千钧之力。就此一字，临川先生对此等人物之睥睨，已跃然纸上。此文从感叹词“嗟乎”始，连续三次以“鸡鸣狗盗”谓田文所养之辈。最后得出经邦济世之才之所以不至孟尝君门下，原因就在于此。

古称此文乃“短篇中之极则”。诚然，在历代政论性散文中，就我所读过的文章，从未见有如此简短而逻辑严密，辞气凌厉，文笔简洁之杰作。从中也可见临川先生炼字功夫之深。《文心雕龙》有言：“心既托声于言，言亦寄形于字”。临川先生之此文，亦堪称炼字之典范。



夜光杯

## 简约雄健 文如其人

周丹枫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辛丑传财声 (中国画) 徐本健

在何平导演的电影《天地英雄》中，一个叫“柘厥关”的地方引起了人们对西域世界的无限遐想，柘厥关指的是唐代安西都护府龟兹西部的柘厥关，是扼守西域道路的咽喉之处，是从安西都护府进入碎叶地区的要道热海道的必经之地。遗址位于今新疆库车市与新和县交界的渭干河两岸。

武则天长寿元年(692)，武威军总管王孝杰大破吐蕃，收复“安西四镇”，结束了与吐蕃在塔里木的反复争夺，并以“三万汉兵”戍守西域，强化对安西都护府的防卫。当时安西都护府是中原政权经营和管理西域的最高军政机构，治所就设在天山南麓龟兹国都城，遗址即今库车市龟兹故城(又名皮朗古城)，唐朝在龟兹故城的周缘设有柘厥关、雀离关、盐水关等五关保障安西都护府的安全和稳定。柘厥关是自安西都护府西行的第一关，《新唐书·地理志》载：“安西出柘厥关，渡白马河……”即从龟兹经柘厥关，渡渭干河，然后到达今天的阿克苏地区，西北行可取道伊塞克湖，向达先生将其命名为“热海道”，并指出这条道路是“古代中西交通上一条最有名、最频繁的大道”，唐朝西行求法的

玄奘离开龟兹时走的就是这条道路；从阿克苏地区西南行可到达疏勒，西行可以到今天的吉尔吉斯斯坦的碎叶。唐朝天宝年间，安西都护高仙芝攻打小勃律(今克什米尔)时，曾多次在此集结重兵。

1907年，法国著名的探险家伯希和首次发现该遗址，将其命名为“都勒杜尔·阿胡尔”，并在此掘得佛像、壁画、陶器、钱币

## 唐代龟兹柘厥关

党琳

以及梵文、龟兹文、回鹘文和汉文文书200多件。1985年，王炳华先生对其进行考古调查，而后结合古迹与文书，最终确定该遗址就是《新唐书》所载的“唐安西柘厥关”，扼守着“热海道”“疏勒道”等多条交通路线的咽喉之处。

柘厥关遗址北依霍勒塔格山，由乌什吐尔遗址与夏合吐尔遗址两部分组成，两城隔渭干河遥遥相对。乌什吐尔位于库车市渭干河东岸玉奇吾斯塘乡库木土拉村，城址为南

北向坐落，又名“玉其土尔”，有“三重城”之意，平面大致呈长方形，南北长约210米、东西宽约50-100米，城墙保存相对完整，可辨别出“马面”和“角楼”遗迹，城墙与土坯与砾石土叠层构筑，也有砾石混土夯筑结构；复合吐尔古城位于新和县尤都斯巴格镇尤鲁克村西北，又称“察合吐尔遗址”，地处渭干河西岸，遗址四周有城垣建筑，反映了柘厥关作为安西都护府辖境屯戍中心之一的重要地位。

历史上，唐朝关隘的设置多遵循“临水挟山，当川限谷，危墙深堑，克扬营垒之势”的原则。西域地形复杂，唐朝在安西都护府的四面皆因地势而设关隘，承担着“禁未游，伺奸慝”的职责。柘厥关东通安西都护府，北接伊犁草原，西连中亚，南抵疏勒，不仅护卫了安西都护府的安全，并且为保证丝绸之路畅通发挥了重要作用。

**十日谈** 揭开唐朝墩古城遗址的神秘面纱，一探千年前这座丝路重镇东西交流的繁盛景象。 西域考古笔记 责编：徐婉青